

政治哲学导论

[英] 亚当·斯威夫特 著
萧韶 译



Political Philosophy

现代政治译丛第三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哲学导论/(英)斯威夫特(Swift,A.)著;萧韶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现代政治译丛)

ISBN 7-214-04126-X

I. 政... II. ①斯... ②萧... III. 政治哲学-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1744 号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he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6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4-007 号

书 名 政治哲学导论

著 者 [英]亚当·斯威夫特

译 者 萧 韶

责任编辑 曹富林 刘 磊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26-X/D · 628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1997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去世了。在他去世前不久,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我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产生了写作本书的念头。伯林是牛津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教授,布莱尔写信向他请教著名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异。那时,我正在给大学生开讲座,讲授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两个讲座集中在多种方法上,伯林借助它们作出了以上令人困惑和迷惑的划分。此后不久,一份报纸报道说:布莱尔非常遗憾自己在大学没有学习过政治哲学(他学的是法律)。后来,一位在唐宁街工作的我过去的学生打电话告诉我,首相正在思考工党从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汲取思想的方法。我能够提出什么有助于他们阅读的东西呢?我首先提到两本我想到的书,一个星期后或更晚些时候,我感到有趣的是醒来听到了一个有关布莱尔演讲的广播报道,他似乎很感激我权威性的推荐。

假如首相今天正在学习政治哲学,这本书企图更为系统地告诉他一些他想要知道的事情。更为广泛地说,本书是为所有人写的,无论其来自哪个国家,具有怎样的政治信仰,只要他十分关心存在于政治背后的道德思想,就会重视一个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提供了对政治哲学家的评价的简短导论。近年来,人们发现大量的

将科学发展加以通俗化的书籍。许多人在想这就是今天知识分子行动的场所。他们可能是正确的。我完全有理由认为甚至应要求让更广泛的读者读到这些书籍。政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明显应该是公共文化讨论的问题，而不能限制在只能被专业教授接触到的学术杂志和书籍当中。

当然，在过去，在专门化和专业化之前，这一分野是不存在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1859)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是为一般的读者写的。我认为任何值得说出的东西未必易于理解，同时，毫无疑问的是，独特的学术术语的发展对知识的进步是有益的。因此，我并不反对难以理解的、精确的、复杂的著作，而这也是政治哲学家所普遍热衷的。我也不能承诺所有我在这里说的都将是明白易懂的。一定程度的难以理解和复杂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因为所讨论的问题本身是不容易理解和复杂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我们)应该能够以一种方式表达一些让不是专家的人感兴趣的、同时这些人只要稍作努力就可以理解的思想。或者至少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我的出版人向我保证，大多数阅读本书的人是学生而不是政治家。但是学生是聪明的非专业读者。他们不会完全进入学术论文的神秘氛围中。人们也并不期望他们在对论文有所助益的专业水准上热衷于这些问题。所以，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作是和为学生写作真正具有引导性的导论的要求一致的。主要的差异是学生们更可能有时间和意图去阅读比这里所说的更多的东西。人们可能希望他们知道是谁首先提出哪一种思想或观点，或者进一步或更深层地研究它们，从而超过我在此所做的努力。对于他们来说，每一章的末尾都有一个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它包括得到讨论的更为

重要的观点的起源。

我在此要万分感谢那些政治哲学家，他们独创的思想以简单的方式展示在这里。我希望他们能够原谅这种简单化。我对他们思想的大部分理解来自于我和学生之间有关他们的讨论——阅读学生的论文，发现学生们所表述的东西，然后进行辩论。我十分感谢所有的政治哲学家，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目 录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部分 社会正义	(11)
概念和对概念的见解:正义问题	(13)
哈耶克和社会正义	(21)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	(24)
诺齐克:作为权利的正义	(33)
大众观点:作为应得的正义	(43)
结论	(53)
第二部分 自由	(57)
有两个自由的概念吗?	(59)
对自由观认识的三个区别	(61)
自由、私有财产、市场和再分配	(75)
抵制集权主义的威胁	(85)
结论	(96)
第三部分 平等	(99)
平等主义的高原	(101)
机会平等	(107)

平等和相对性：我们应该介意这个差异吗？	(115)
地位的利益	(124)
三种看似平等主义实际上不是平等主义的立场	(128)
平等的反击	(133)
结论	(141)
第四部分 共同体	(145)
纠正错误理解和错误表述	(149)
总结	(174)
突出的议题	(176)
结论	(189)
结论	(193)

导　　言

政治是一种使人迷乱的事务。要说出谁相信什么东西是困难的。有时，则是难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相信一件事情。政治家们会聚集在中间的立场上，对处于核心地位的集团感到担忧，害怕说出可能掉进他们对手制造的弹药库里的事情。这里存在着一些有关政策的严肃争论，但是很少有作为它们基础的价值观的争论。当涉及到原则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以花言巧语来应付，含糊地借助于感觉良好的概念。谁会反对共同体、民主、正义或自由呢？似乎这些价值观是无须争论的。政治似乎只是一个技术的事务：政治家们在什么是实现一致目标的最佳方式上是不一致的，选民们企图决定政治家中的哪一个会正确地实现这一目标。

但现实却是不同的。在被这些宏大观念的含糊所掩盖的表面现象下面潜藏着根本的差异。政治家共享着这样一种观点：自由是重要的，或者共同体是重要的。但是，他们可能对他们所专注的事务有着不同的想法。甚至在他们对价值观持有一致看法的地方，他们可能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不相同。这些差异会渗透到政策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税率、福利、教育、堕胎、色情作品、毒品和其他事物部分依赖于我们对价值观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

容。一些政治家可能清楚对哪一种思想的哪一种解释引导着他们的政策偏好，一种思想较之于另外一种思想是如何的重要。但是，许多政治家却毫不知晓这些，甚至不知道他们所处的地位。这必然不能有助于我们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原则。我们需要明白对这些观念的不同解释。我们需要看到在他们的措辞中所体现的主张的矛盾所在。当这些主张发生矛盾时，我们要决定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政治哲学。

清晰显得比以往更重要。当然，更好的是准确地发现你所想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于含糊的普遍概念。含糊的普遍概念与过去相比更缺乏引导性。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政治观点过去在集团当中是既有(*pre-packaged*)的。假如你是左派、右派或者中间派，你知道你对普遍话题的想法，也知道你对手的想法。这使得生活变得容易一些。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必四处摸索，去发现他们对棘手问题——在这类问题那里，竞争性的意见向不同的方向推进——的精确观点。他们只要参考他们集团通常已经提供了答案的观点。对于选民来说也是较为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集团的政治家赞成哪一个观点，并且通过审视我们对它的看法对这些政治家加以判断，而无须涉及凌乱的细节。(我们对它的看法经常依赖于我们对一个党派的认同——通常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须大量的思考。)

今天，我们对这些既有的党派表示了怀疑。政治家十分敏锐地丢弃了旧式的教条和信条，超越了左派和右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当他们赞同的时候，他们在拼凑、在和解。他们乐意去观察从另外的一方借用好的思想所发生的事情。中左寻求“第三条道路”。右派赞成“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带来了机会主义

和缺乏明确指导原则的指责。政治家们的回答是他们没有背叛；另外，他们只是使自己政党的传统价值观适应新的背景，这一背景包括一个对这些价值观的支持少于过去的选区。同时，党派在说话的方式、政策的术语上都出现了趋同的倾向，对于选民来说，发现他们支持什么变得愈发困难。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政治家们和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借此他们和我们可以发现对引导着我们穿越复杂性的价值观和原则的真正想法。

本书没有告诉读者思考什么。它的目标是澄清和说明，而不是辩论。它试图以某种方式提供一些由政治学家发展出的更为重要的观点，帮助读者理解一些关键的问题，从而自己决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进一步弄清一个特殊的问题含义与让事物处于含糊的状态相比，可能会使得这个观点缺乏吸引力或者缺少可信度。无疑，我对这种方法持批评的态度，在其中，当一些观点模糊了真正紧要的问题时，却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但是，我并不企图劝说读者去接受任何特别的政治观点。当一些抽象的主题——社会正义、自由、平等或共同体——在政治辩论或者我的学生的论文中出现的时候，我通常的反应不是“我不同意这个人，我能劝说他改变他的想法吗”，而是“这个人令人困惑。我能帮助他发现一些差异吗？因为这些差异能够有助于他理解他真正思考的东西，帮助他理解这样思考的原因”。我并不自命我自己的观点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是不相干或者不可思议的。作出区分，或者澄清一个主张的精确含义，经常是揭示将人们引入歧途的简单化或者含糊性的第一步。（“现在你认清了你所说的，你不可能继续相信它了，是吗？”）假如读完此书，一些人继续坚持所有过去错误的政治

观点,我并不会感到苦恼。关键问题在于他应该更好地理解了他为什么会坚持,并且考虑到其他人可能必须拒绝它们的理由。

本书的部分篇幅用于“概念分析”。不用担心。对于认清人们对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真实含义这一明显重要的工作来说,“概念分析”是一个奇特的名称。(在纽约的鸡尾酒会上,当被问及哲学家实际做些什么的时候,有个人回答道:“你们澄清一些概念。你们作出一些区分。这是一种生活。”)但这只是第一步。为了判断陈述是否正确,哲学家——至少是我心目中的哲学家——想知道陈述的意思。我们主要是依靠努力地思考所有可能用于支撑对这些陈述作出的正误判断(包括它们是否合乎逻辑地来自有许多理由相信是正确的命题)的理由来确定这一点的。我们在详尽论据的支持下阐述观点,企图解释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因此,本书对某个观点正确而其他观点错误不作辩论,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它是入门者的导引。我关心的是真理和对真理的信念,这种信念就是读者将就哪种观点最为贴近真理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使得我和一类不同的哲学家区分开来。这类后现代的哲学家认为我的兴趣依然停留在真理和理性方面是十分过时的。后现代主义以各种不同的伪装出现,但是,在它被运用到政治上的时候,它趋向于对存在着真理这样一种东西的思想表示怀疑;并且错误地相信理性是“在社会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评价和批判社会的真正独立或者客观的基础。因为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怀疑在诸如物理学、生物学这样的科学中存在着的真理的思想,因此他们提防将真理这一范畴运用到政治学中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我并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本书后面的部分更好地来维护我的研究,所以

对我们的“分析”哲学家所做的事情是否确实是值得一试，我将留给读者来判断。

本书不是政治哲学的历史导引。历史是迷人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不是至关重要的。我对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康德(Immanuel Kant)、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穆勒、马克思(Karl Marx)和其他大人物有所了解。偶尔，我会提到他们。但是，当我阅读或讲授这些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时，吸引我的不是他们写作时的历史背景，或者是他们发展其思想的方式，或者任何“历史性的”东西。我想要知道他们所信奉的东西，他们的观点是如何展开的，他们所信奉的是否真实，他们的观点是否有效。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要发现他们所信奉的东西——准确地说来是其作品的含义——就得详细地了解他们写作时的知识背景以及其他背景。当然，追踪和解释他们思想变化的轨迹，或者其著作之间明显的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精确地梳理他们的思想。我非常尊重那些政治思想史学家，他们严谨的学术和解释的敏锐性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所信奉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切只是分析和评价工作——确定他们是否正确——的准备。我认为所有时代伟人的圣殿并不能对智慧形成垄断。正如今天的许多科学家对世界持有比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多数是杰出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牛顿(Isaac Newton)、达尔文(Charles Darwin)——更多正确的、有些还更为精确的信念。因此，在霍布斯或者卢梭那里获益匪浅的最普通的政治哲学家也无须在历史研究方面消耗更多的生命，也无须知道这些非同寻常的思想家所说的所有东西。

政治哲学是有关一个特殊主题——政治——的哲学。对“政治的”一词的任何定义都是充满争议的。假如个人是政治的——像女权主义者口号所说的——那么，像家庭这样的机构以及其他个人关系都具有一个政治的维度。也许在任何有权力的地方都会出现政治。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对于一本导引著作的目的来说，我将坚持更为传统的观点，视“政治的”一词专指国家。政治哲学家询问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该支配国家对待其公民的方式；国家应该寻求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正如这些“应该”所暗示的，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的分支，它对正当性感兴趣，对国家应该或者不应该做什么感兴趣。正如政治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国家不是或者不应该是与那些服从它的法律的人分离的东西，它必须对他们负责。更确切地说，国家是公民的集体代理人，这些公民决定国家的法律是什么。因此，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其公民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作为公民该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机构，它拥有警察、法庭和监狱让民众照它所说的去做，而不论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同意还是不同意它的决策。那么，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非常特殊的分支，在那里，道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政治哲学并非有关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有关人们相互之间在道德上被允许做什么，有时是道德上被要求做什么。

从政治哲学提出的许多概念出发，本书集中于社会正义、自由、平等和共同体四个概念。我把自己限制在这四个方面，从而使本书不会过于冗长，并易于使用。作出这样的选择部分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组相当连贯的概念，部分是因为它们经常在实际的政治辩论中出现。这意味着它们与那些在当今的政治混乱中寻求指

导的人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增加了我以方便的方式提供政治观点的机会。不过，一些重要的政治观念被遗漏了。其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权威和义务。果真如此的话，是什么给予国家以权威，使得民众按照它所说的去行事？如果可能的话，在什么条件下，公民有义务按它的吩咐行事？第三个问题是民主。为什么国家应该是民主的，它应该是哪一类民主？需要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要进一步阅读后面列出的书籍。

最后一个忠告是：本书是为学生也是为政治家写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本书是操作性的或者有政策取向。它将使一些人沮丧，也许会强化人们的怀疑：哲学，甚至政治哲学简直就是吹牛或者是我自我满足（“知识分子的自淫”流行在我所选择的职业中）。在一些这样的场合，比如我参加了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聚集一堂的研讨会，我会感到这种沮丧变得十分明显。对于许多政治家来说，只有能从中获取政策建议的研讨会（也可能是书）才是有用的，或者至少是获取一句口号，这一口号在理念上受到处于核心地位的集团和选民的欢迎。这是一个问题，有时是两个问题。首先，哲学家不会直率地接受这样的看法：他们应该使得自己的结论适应他人偶尔投票支持的意见。因此，甚至在原则上合理的观点获得清晰政策含义的地方，这一政策也可能是一个选举上的灾难，因此，对政治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这里可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清晰原则表述的政策含义可能并非是清晰的。尤其在特殊的情境下，对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可能依赖于整个世界的状况，而哲学家对此所知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选取一个事例。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人和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只

有在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助于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享有的收入和财富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些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才被证明是正当的。正如罗尔斯自己所承认的:什么种类、什么程度的不平等确实被这一原则证明是正当的?这一原则意味着什么税率和哪一种福利国家?它们依然非常好的问题。罗尔斯甚至认为在经济运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没有限制的。

不要让我误入歧途。一些哲学的观点带来了直接的政策方案,一些哲学家则努力将它们推荐给政策的制定者。一些哲学家周游世界,向政府游说。一些哲学家严肃地将可能性的东西变成约束性的规定,例如,当选民不愿意支持高额税收时,他们就建议通过明确的次优方法来改变现状。我们对一些抽象原则深思熟虑的信念经常使得我们拒绝一个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甚至在理想的政策不甚明显的地方也是如此。政治哲学会以某种方式具有实践的意义。但是,希望对政策加以引导的人可能会失望,他们像那些要求被告知做些什么的人,像那些对政治思想史感兴趣的人,像对建构政治观念的道德思想进行解构的人一样,他们最好在这里停止这样的作为。本书是为那些为自己思考用于建构政治观点的道德概念的人提供的。得到讨论的概念构成了一个背景,在它的前面展开了日常的政治争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或高或低的清晰度和控制力,政治家们构想和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包括对特殊政策的观点。他们使用的措辞借助了对这些概念不同寻常的解释。本书的目标是帮助那些企图对这些概念加以判断的政治家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这些背景思想,更好地评估在他们的言语中构造起来的解释和观点。

进一步的阅读：

有五部政治哲学的导引在众多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

1. Jonathan Wolff,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它同时涉及到政治哲学所有的重要领域,包括民主和权威;并且让读者初步了解在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些大人物,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霍布斯、洛克、卢梭、穆勒、马克思。以上的一切都是以导引性和通俗易懂的方式展开的。
2.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这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导引,但它极有助于了解当代的政治辩论,对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热衷于政治哲学的非专业读者极为有用。
3. Gerald Gaus, *Political Concepts and Political Theories* (Westview 2000). 它的定位非常高,但是对许多艰深的内容,包括政治—哲学的方法,提供了清晰和详尽的讨论。
4. Robert Goodin, Philip Pettit(eds), *Blackwel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Blackwell 1993). 它汇编了 30 个中心主题的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提供了相关的文本和参考书目。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世界级的专家撰写的,用他们的短文让初学者巡游了他们的工作领域。
5. Steven Lukes, *the C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or Caritat* (Verso 1995). 它是一部小说,通过一个故事有趣地展示了一些伟大的思想。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被带到名叫“自由邦”和“共和邦”的国家。

